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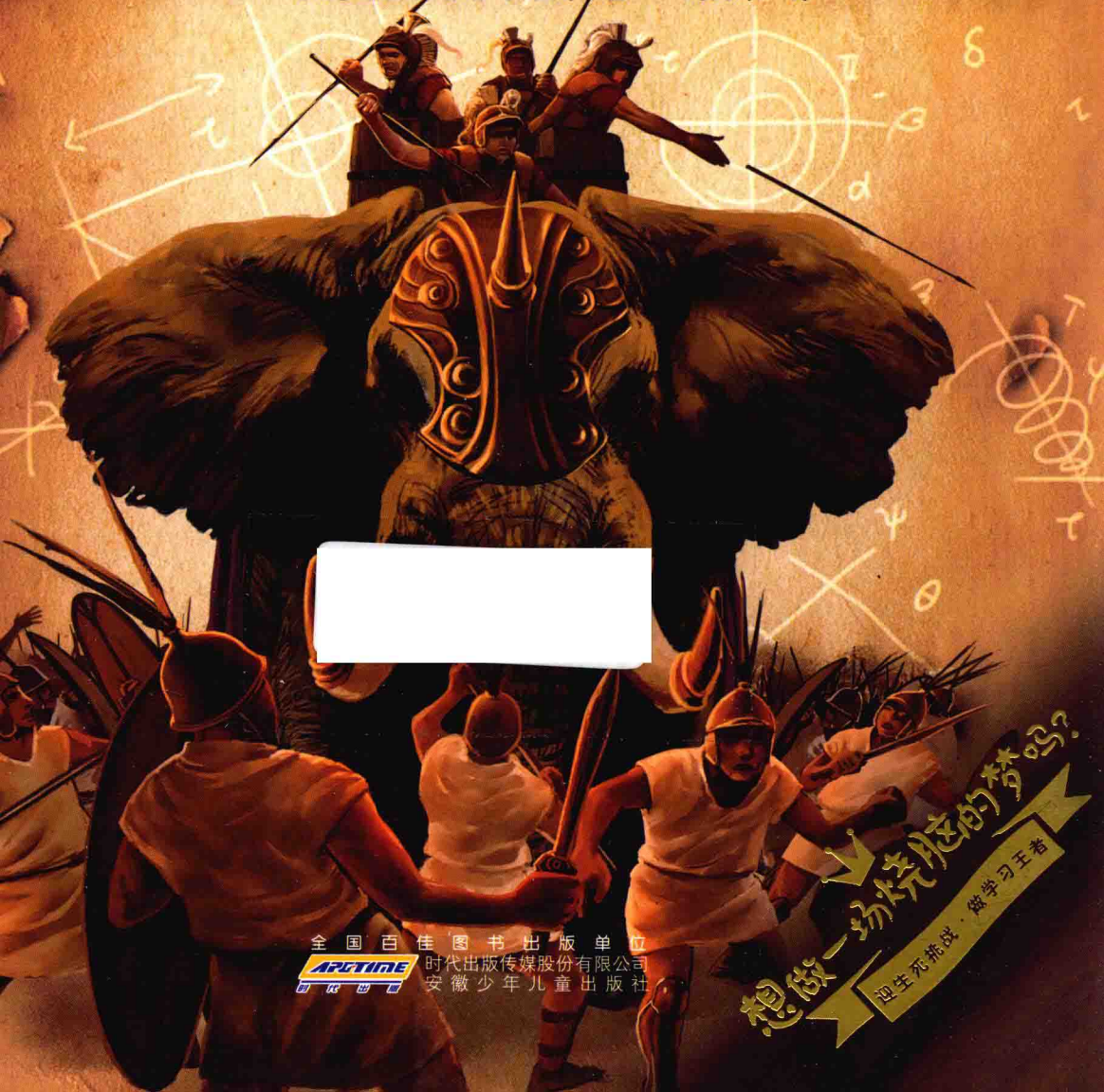
TRAVELLER

时间旅行者

系列

羊皮纸迷踪

[葡]瑞吉娜·贡萨尔维斯 著 刘勇军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APER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想做一场烧脑的梦吗?
迎生死挑战·做学习王者

TIME TRAVELLER

时间旅行者

系列

羊皮纸迷踪

[葡]瑞吉娜·贡萨尔维斯 著 刘勇军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414022 号

Copyright © 2011 by Regina C. B. Goncalves.

All rights reserved to Editora Viajante do Tempo Ltda.

This translation i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in English: *Hannibal and Archimed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ora Viajante do Tempo Ltda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皮纸迷踪 / (葡) 贡萨尔维斯著, 刘勇军译.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1

(时间旅行者系列)

ISBN 978-7-5397-8304-8

I. ①羊… II. ①贡… ②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葡萄牙—现代 IV. ①I55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2421 号

SHIJIAN LÜXINGZHE XILIE YANGPIZHIZHI MIZONG

时间旅行者系列·羊皮纸迷踪

[葡]瑞吉娜·贡萨尔维斯 著

刘勇军 译

出版人: 张克文 策划: 丁倩 责任编辑: 丁倩 王笑非

装帧设计: 唐悦 责任印制: 田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88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8304-8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海中救人	1
第二章	文明宝藏	9
第三章	家族荣耀	21
第四章	诸神幻影	40
第五章	王者风范	62
第六章	神秘诡计	81
第七章	疯狂竞技	91
第八章	坎尼之战	102
第九章	午夜阴谋	113



第十章 阿基米德 117

第十一章 攻城之战 136

第十二章 剧院之旅 144

第十三章 π 152

第十四章 孤胆英雄 159

第十五章 死亡之光 170

第十六章 最后的战争 178

第十七章 噩梦之后 184

第十八章 十二个星球 189

第十九章 三位缪斯的秘密 200

第二十章 天文台 215

第一章 海中救人

四周冰冷刺骨，黑漆漆的一片，黏糊糊的墙让凯厄斯·奇普感觉像被活埋了一般。“该死的！怎么会这样？”他自言自语道。周围全是泥，没有一丝光亮。他对上次时间旅行最后的记忆是，自己像往常一样被湛蓝的云雾包围着……

他想大声喊救命，但滑落的泥土将他的声音堵了回去，他的思绪也被打断了。凯厄斯疯狂地踢着脚，想逃离时间机器意外将他送到的“临时墓穴”。他就像一头困兽，扒拉着像裹尸布一样覆盖在他脸上的湿泥。可他越是挣扎，肺里的空气越少。凯厄斯渐渐没了气力，但他没有放弃，继续用拳头捶打着左边那堵似乎要塌陷的墙。

一束光突然照亮了漆黑的地方。闪烁的光亮让他布满泥巴的通红的眼晴看清了四周的状况。这时，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响过，凯厄斯吓了一跳，但他很快集中精神，只想从致命的陷阱里逃出来。但不管他怎么努力，泥土还是不停地往他的身体、手上涌来。

突然，他感觉倾盆大雨朝他颤抖的手指上泼过来，他的坚持仿佛得到了回报。然而，凯厄斯眼看着就要逃出去时，泥水又将开口堵住了，幸好堵的时间不长。他的头和肩膀并用，很快打开了一条通道，他用力推动前面的



墙,身手敏捷地从镶嵌在石墙的洞穴里滑了出来。

可是他却毫无准备地陷入了另一个绝望的境地——他急速向下坠落,从先前的“坟墓”坠入激流中。他感觉后背受到重重的撞击,整个身体随即沉入了水中,求生的本能让他朝混浊水面上闪烁的光亮奋力游去。

这时,电光闪过,一个“怪兽”的轮廓赫然出现在他面前。那家伙周身是刺,瞪着一双邪恶的大眼睛。怪兽横冲直撞,径直朝岩石那头冲过去。怪兽巨大的臀部上像是有几个人影,正绝望地蹿来蹿去。有的人挥舞着胳膊,像是要抓住什么逃命似的;有的人已经垂下头和肩膀,眼睁睁地看着汹涌的波涛将他们卷走。

凯厄斯在海面上漂流着,他找寻着光亮,想看清楚水中的怪兽是什么,但汹涌的波涛让他根本没办法看清楚那个神秘的怪兽。这时,只听得恐怖的“咔嚓”一声,怪兽似乎遭遇了不测——身体两侧的刺一根根全都断了,长长的脊椎上那根最粗的刺也摇摇欲坠地倒了下来,它发出一声很大的呻吟。面对死亡,人们发出痛苦、恐怖的哀号声,呼天抢地地喊着救命。

凯厄斯害怕跟那些淹死的亡灵为伍,他将腿绕在绳子上,想找个暂时的栖身之所,他的头垂了下去,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他呼吸的时候带着哭腔,涌向柔软沙滩的海水舔着他昏睡的脸。不知过了多久,晨曦照射过来,凯厄斯痛苦地睁开了眼睛。他勉强用肿胀的双手和磨破皮的膝盖支撑着站了起来。

凯厄斯孤身一人站在那里向远处眺望,这时,一堆风蚀的岩石吸引了他的注意。岩石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门,大门通往一个荒凉之所。忽然间,岩石发生了一些变化,凯厄斯这才发现眼前不再是长年累月被自然力量蚀刻的岩石,而是一堵铜色的墙,它是由扁平的石头层层叠加上去的。他走了过去,轻轻地拍了拍墙表面,发现那堵墙肯定是借助工具砌成的。他听见墙上的一个大洞里传出了回声,他摸着墙,估摸着至少有十五米厚。





墙下面的一幕出乎他的意料。一群穿着破烂、肮脏衣服的男人正用大凿子在石墙上敲打着。另外一群人正在墙上钻孔,钻出孔后,他们立即将木桩插入墙体。有个男人专门负责在木头上浇水,木头遇水肿胀后,就能将石头成直线爆开。他们身后有一群人正拖着打磨好的砖块,往凯厄斯看不到的地方去了。

凯厄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想向下面干活的人寻求帮助,但他看了看自己的衣着,担心被人误会为逃跑的奴隶。他终于下定决心,觉得还是应该离那些人远远的。

过了一会儿,凯厄斯来到另一片海滩上。他发现三个穿着白色束腰外衣和皮革鞋子的男子。他们的头发湿漉漉得滴着水,上面沾满了沙子。他们表情僵硬地围着一堆刚刚被冲上岸的残骸,正激动地说着什么。

凯厄斯顺着他们惊恐的目光,看到了悲剧的一幕。那是一艘被搁浅的船,船体受损严重,上面有个很大的洞。三排从船体延伸部分伸出来的桨全都被毁,甲板也几乎不存在了。这原来就是凯厄斯之前看到的“怪兽”。大船的周围全是遇难船员的尸体。

三个幸存者难抑悲伤,不时用手遮面哭泣,似乎在努力接受这个不幸的现实。他们恸哭着,绝望的哭声在空中阵阵回响。一个胡须花白的男子在残骸中找寻了一番,终于找到了一条项链。他悲伤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抚摸着那个木质吊坠。

“他可能还活着。”一个浅色皮肤的男子说,这人比刚才的男子个子高,身材也更加魁梧。他将一只手搭在刚才那个男人的背上,想要安慰他:“我们不能失去希望,马霍斯。你儿子黑兰向来水性不错。”

“塞伦,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将这个给黑兰的吗?我只希望太阳神能够在水里清出一条路来,允许我儿子记得他生前的生活。”男人泪流满面,手里紧紧握着项链。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去找附近采石场的人帮忙。那里的人会帮我们吧。”第三个男子命令道。他身材矮小，头发是红色的，左脸上有道很大的疤痕。

“希望太阳神能够庇佑我们！”那个叫塞伦的转身看向海浪，突然大喊，“快看那边！”

“哪儿呀？”红发男子问道。

“那边，那边呀！”塞伦指着一堆岩石喊道，巨浪正猛烈地拍打着岩石，有个人正死死地趴在上面。

“是亚尼萨斯！”红发男子喊道，“他还活着！”

“可他离我们也太远了！”马霍斯喊道，挣扎着从沙滩上站了起来，“我们怎么救他呀？”

“要我游过去把他救回来吗？”塞伦说。

“不行，塞伦。”马霍斯抬起头，哀求道，“浪太大了……你们两个都会被淹死的。”

“天哪，我无论如何一定要下去！赶紧去救救亚尼萨斯！要是他昏过去，肯定死定了！”塞伦坚持道。

“那是什么！”马霍斯突然惊叹道。

三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身穿奇怪衣服的年轻人——趴在一块长方形小木板上的凯厄斯。尽管波浪翻涌，但凯厄斯仍轻快地划着木板，这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凯厄斯慢慢地加速、起身，稳稳地站在木板上。只见他抬起腿，头和身体同时转了360度，但脚仍然牢牢地站在木板上。大浪像被驯服一般，推着他向前划去。巨浪恶狠狠地撞过来的一刹那，他只是将胳膊和腿稍稍弯曲，保持完美的平衡。凯厄斯在水中滑行的动作太漂亮了。

不一会儿，波浪把凯厄斯带到了那人身边。他使出浑身解数，将被困男人那软绵绵的身体拉到他临时做的冲浪板上。接着，他用绳子将那人牢牢



地绑在木板上，推着他往前漂流着。最后，两人终于被水流冲上了岸。

三名男子惊讶地看着凯厄斯凭借一己之力就征服了海浪，像是他身上有神赐的力量。凯厄斯把人救回岸上后，三人匆匆跑过去帮忙。

凯厄斯麻利地将那人的头仰靠在沙滩上，让他那张布满稀疏胡须的脸朝上。他将那人的鼻孔捏着，嘴对嘴开始人工呼吸，还不时地用力按压那人的胸膛。过了一会儿，那人嘴里喷出了水，但有些神志不清，嘴里咕哝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他握紧的拳头突然松开后，从胸前滑了下来，呆滞的眼睛慢慢闭上。

看到他们的朋友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马霍斯看着穿着奇特的救星——凯厄斯，惊呼：“天哪！你是谁？是从哪儿来的？你到底是怎么让亚尼萨斯起死回生的？我的神啊，你刚才在海上航行的方式也太奇怪了吧，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噢，你说那个啊……那叫冲浪。那个可不算是我的强项，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滑板！”凯厄斯耸耸肩，说道。

“你救了亚尼萨斯，我们要怎么报答你呢？”马霍斯说。

“你受伤了。”塞伦指着凯厄斯膝盖上的刮痕说，“我来帮你。”

“只是擦破了一点儿皮。我已经习惯了。”

“这点儿伤可能酿成大祸。”

“没什么，真的，我不会有事儿。”凯厄斯不以为然地说。

“哼！”凯厄斯的表情让红发男子有些恼怒，他咕哝道，“我们的神灵居然派了这么个奇怪的男孩给我们。看来麻烦离我们不远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梅尔巴尔！”塞伦对红发男子说，“你难道没发现这个男孩是个大英雄吗？”

“看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谁知道呢……对了！这个男孩可能是采石场的奴隶，现在逃出来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可不能私藏奴隶！”

“我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不是奴隶。”凯厄斯打断了他们的话。

“你是从殖民地来的吗？”塞伦问道，他突然来了兴趣。

“是的，是的！”凯厄斯说，“我来自一个十分遥远的殖民地。对了，我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你现在在迦太基附近的波恩角区。”梅尔巴尔没好气地大声说。

“迦太基？迦太基在哪儿啊？”

“你要是连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富有的城市都没听说过，那你肯定来自美刻尔^①柱廊之外的地方。”塞伦惊讶地说，“我们是迦太基人，无可匹敌的海之子。我们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水手腓尼基人的后裔。”

“噢，我听说过腓尼基人，但没听说过迦太基。”

“真是荒唐。”面对凯厄斯的无知，梅尔巴尔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那么，我想你也肯定没听说过努米底亚、墨西哥、尤底加、锡拉库扎、罗马……”

“最后一个我听说过。”

“天哪！他是罗马人！”梅尔巴尔从沙滩上捡起一根木棍，对准了凯厄斯。

“嘿，等等！”凯厄斯抬起双臂说，“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奸细。”

“你说我是奸细？”

“你这个罗马骗子！”梅尔巴尔呵斥道。塞伦立即挡在了梅尔巴尔前面。

“我不是罗马人，更不是奸细。我听说过布匿战争^②，你们难道是布匿人么？”凯厄斯壮着胆子说，试图让对方相信。

“你这个无耻之徒！”梅尔巴尔生气地说，“哼，只有罗马人才叫我们布

①美刻尔在腓尼基语中的意思是“城邦之王”，是古代腓尼基城邦泰尔的守护神。在迦太基势力达到全盛的时候，美刻尔的信仰被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地区。

②布匿战争是公元前264年—公元前146年在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之间的三次战争，名字来自当时罗马对迦太基的称呼Punic（布匿库斯）。布匿战争的结果是迦太基被灭，迦太基城也被夷为平地，罗马争得了地中海西部的霸权。



匿人。”

“够了！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不是罗马人吗？”

这时，一群手里拿着长矛的人从岩石之间的小路上冲了出来。

“出什么事儿了？你们是什么人？”一个蓄着大黑胡子、肩膀宽阔的男人问道。他显然是这群人的头儿。

“我是塞伦船长，我们都是迦太基人。我们遇到了恶劣的天气，船只失事，就剩下我们几个了，你们是谁？”

那个领头人看着那艘搁浅的船，又回头看着塞伦，说：“我是采石场的负责人。这是唯一一艘五列桨战船吗？”

“不是！我们船队有三艘船，由五艘五列桨战船护卫。”

“看来你们几乎全军覆没了！”领头人看着幸存者说，“你肯定为太阳神供奉了不少祭品，才能够死里逃生。最近几个月，这里发生了多起沉船事故，我们几乎得在岩石堆里挖坟墓了。”

“你说得对，不过，现在我得想办法把我们的货物捞上来，”塞伦看着正在帮亚尼萨斯处理伤口的马霍斯，说，“而且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位幸存者。”

“我们会尽力的。我们每天都会派一艘船，将石头运往城里，今天的石头还没装船呢。如果你们想立即回到迦太基，可以上那艘船。”

“那我留在这里吧！”塞伦说。

“我也想留下来。”马霍斯绝望地捏着朋友的手说。

“不，马霍斯。我希望你上船，尽快将这起事故通知他们。”塞伦认真地看着他的朋友，“我保证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找到你的儿子。”

“那就这样吧。”采石场的负责人说，“到时我会命令一组士兵帮忙进行搜救。现在，我们得好好照顾这位伤者。”他示意两名卫兵将亚尼萨斯抬走。

第二章 文明宝藏

大船离开海岸，载着满满的一船石头，几乎没有凯厄斯和三名落难者的容身之地。

凯厄斯惊讶地发现远处有几堵绵延数英里的墙。哨兵认出了运送石头的船，让他们进了港口。一个小时后，凯厄斯、梅尔巴尔和马霍斯下了船。亚尼萨斯也被几个水手用担架抬了下来，放到了一辆由两头牛拉着的车里，那辆牛车会将他送回家。

狭窄、灰白的道路为满是白色建筑的城市增添了几丝阴郁的气氛，有些建筑物高达五层。人行道上还有士兵，这些士兵不时从房子里进进出出。有的地方的马车堵住了狭窄的通道，喧嚣震天。看到许多驮着长矛的马横过小路，凯厄斯很吃惊。还有不少来来往往的马车跟破城锤挤在了一起，场面十分混乱，让人看着心烦不已。

“你去哪儿？”马霍斯拉着梅尔巴尔的胳膊问，终于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

“我还能做什么？只能将海难的事儿报告给一百零四人议会^①。”

①一百零四人议会(the Council of the One Hundred and Four):迦太基人按照过往的功绩选定的执政官，这是城里的最高职位。比如巴卡家族因为哈米尔卡祖父功勋，其后代在议会和元老会都有席位。但是商人的孩子也可以争夺席位。



[时间旅行者]

“呃，你不用一个人去那儿。我们两个一起去。”

“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水手？”梅尔巴尔突然将马霍斯的胳膊挣脱，“作为一名长官，我必须将塞伦在领导我们时的怯懦表现如实相报。”

“怯懦？你心里清楚，塞伦不是懦夫。”

“船长在战斗的时候居然逃跑了，你又作何解释？他真的逃了，不是吗？”

老人没有说话，他那疲惫的眼睛里饱含痛苦，像是要窒息了一般。两人之间的坚冰被一名男子的到来打破了。

“马霍斯！梅尔巴尔！”陌生人张开双臂喊道，“怎么可能，你们两个居然没死？真是奇迹！”

“马拉瑟斯！”马霍斯问候道，给了那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你还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对了，你是怎么回来的？你儿子黑兰呢？”马拉瑟斯察觉到了老人脸上痛苦的表情，立即想要安慰他。

“我们的船遇上暴风雨了，船在波恩角搁浅了……”马霍斯解释道，哽咽得差点儿窒息，“塞伦留在那里……我仍然希望他能找到黑兰……”他几近乞求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双手紧紧抓着朋友强壮的胳膊。

“塞伦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马拉瑟斯问道，他看起来惶恐不安，“天哪！这也太糟糕了。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他到时候如何为自己辩驳呢？”

“塞伦不会跑的。”马霍斯说，“他只是让我们回来报信，现在他正在打捞货物、救人。他……他肯定会回来的，到时候无论什么惩罚他都会接受。”

梅尔巴尔不想与他们争辩，他愤怒地离开了凯厄斯和两名水手，消失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街上熙熙攘攘，人们在准备迎接夜晚的来临。

马拉瑟斯察觉到了马霍斯脸上伤感的表情，他清了清嗓子，用更加愉快的语气说：“别难过了，我的朋友。跟我走吧。你也来，孩子。”

“我们去哪儿呀？”凯厄斯问道。

“如果在外漂泊，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排遣我们的忧伤。”

酒馆的主人端着一坛坛价格不菲的酒从这头走到那头，沾着几道煤灰的脏手从快活的顾客那儿接过硬币。凯厄斯和两个水手跟一群顾客在一张桌子上坐了一段时间，听马霍斯说海上发生的事儿。

老水手伤心地说：“本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们已经装好了货物，驶过了伊比利亚海岸，可这时悲剧撵上了我们。罗马人向我们逼了过来……我们将船划到了开阔的海域，但因为船上装着锡，实在太沉。不，不……”老人用拳头砸着脑袋，整个身体颤抖着，“神灵啊！我必须从这个噩梦中醒过来！”

一名听众摸着织成辫子的红胡子问道：“老头，这怎么可能呢！船上为什么装着锡？”

“闭嘴！”一个身材高大、头发黝黑、披着盔甲的男子吼道，“你知道这个老头不能说。我们谁也不能透露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继续往他的杯子里倒酒，可就不定了。”一个长得极瘦的矮个子说着便往马霍斯的杯子里倒了些酒。

“不要再喝了。”披着盔甲的男子将满满的一杯酒推开，跳向瘦子，一把抓住他束腰外衣的皮带，“如果携带这么贵重的货物，谁也不能透露。这是叛国罪！会被判处死刑的！”

“是的，是的。我懂。”瘦子嘟囔道，想从那名暴怒的军官手里挣脱开来。

“该死的混蛋！叫那些罗马人去死！”马拉瑟斯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叫罗马军队的执政官盖乌斯·德西默斯去死！”

“那个狼崽子开着船来，也不撞我们的船，只是把我们一艘船包围了，扔下一种像木桥一样的东西。他们就这样上了船，把我们的桨都破坏了。”



“那玩意儿我见过。”一个胡须花白的高个子男人说，“就是该死的乌鸦吊桥^①。”

“他们登上船后呢？你们就不能攻击他们吗？”

“攻击他们？怎么攻击？他们躲在盾牌后面，蜂拥而至，我们当然会跟他们拼命，最后我们被打下了船！接着就是大屠杀！”

“自从第一次打了胜仗后，罗马人一直都在使用乌鸦吊桥。”一位戴着耳环的老者说。

大家的愤怒情绪被点燃了，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凯厄斯看着水手们脸上的懊丧表情，深吸了一口气，强打精神。

马拉瑟斯继续咕哝道：“我遵循太阳神的意志。我发誓，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让那些邪恶的灵魂成为孤魂野鬼。叫罗马人去死！”

“叫罗马人去死！”所有人都举起手中的杯子，大声喊道。

不知过了多久，马霍斯领着一小群人将喝醉过去的马拉瑟斯抬出了酒馆，凯厄斯也跟了上去。在暴风雨中抬个醉酒的人并不容易，他们的脚底老是打滑。他们终于来到一间小木屋，那群人把昏过去的醉鬼放在一堆草上，便离开了。凯厄斯因为没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在木屋里尽量找个舒服的地方睡觉，也顾不上周围恐怖的声音了。

日光从木屋顶一个狭小的缝里射进来，正好照在凯厄斯的眼睛上。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感觉地板和墙都在旋转。他的视线慢慢恢复后，总算看清了周围的情况。他现在在一个马厩里，而他的两个朋友仍然躺在稻草下面。

这时，他突然听到树枝断裂的声音，凯厄斯一动也不敢动。奇怪的声音

^①乌鸦吊桥，又称为接舷吊桥，是罗马海军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对抗迦太基时在战船上所设的一种装置。这种吊桥宽 1.2 米、长 10.9 米，两侧设有小栏杆。吊桥的前端有一形似鸟喙的重型铁钉。